



和九旬老母论掇蛋

◎徐洪

我居住在如皋的老母亲章勤，今年虚岁95岁。在经历了直肠癌根治手术后，我们终于把她从鬼门关上抢救回来了。母亲很乐观，出院后她每天照样打牌，但牌技大不如从前了。

前年春节我回如皋，每天陪母亲打一两局掇蛋，母亲总是赢多输少。我的牌技本来就不太强，加上牌运又差，好不容易摸到大牌，还要进贡给上游方，而上游方所还的往往又是一张废牌，雪上加霜，煞是痛苦。

母亲很是同情我，她觉得这种“进贡”规则，起到了“劫贫济富”的作用，让穷者愈穷、富者愈富。母亲说，既然规则已经规定了“只有获得上游的一方可以升级”，上游的权益已经充分得到体现，为何又要规定在下一副牌开始前，上副牌的下游方必须进贡？一码归一码。即使要考虑上一副牌的结果对下一副牌的影响，本着“扶贫济困”的精神，也应该由上副牌的上游方救济下游方，而不是相反。母亲认为应该对《淮安掇蛋竞赛规则》进行合理修订，把“进贡”改成“救济”。我把母亲这段话整理成题为《进贡与救济》的文章，发表在“今日头条”上，受到关注和好评。

我恭维母亲牌技高，她却不以以为然，说：“赢牌不算什么本事，你爸爸下棋厉害那才叫本事。”母亲的意思：下象棋是公平竞争，比拼的是实力；打牌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运气，牌运来了挡也挡不住。

到虎年腊月，母亲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，从此卧床不起，如今躺在床上已一年有余，没有力气坐起来跟我们打牌。但是，她的脑子却一点也不糊涂。打不了牌，可以聊牌。

母亲问：掇蛋是怎么琢磨出来的？

我一时语塞。

母亲自答：人是闲不住的，要是没有新鲜事物可以期待，就必然会琢磨出一些东西来折腾，以增加一点生活的花样。

母亲又问：为什么这几年掇蛋风生水起？

我答：掇蛋具有千变万化的趣味性、方便易学的普及性、随处可玩的方便性以及网络流行的快捷性，从而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。

母亲说：人都喜欢待在自己的

舒适区里。人的本性就是喜欢做简单的事情，对复杂的事情总是畏惧和逃避。打掇蛋固然有趣，但其本质是简单易学，又充满机遇和挑战，给人以简单而多变的廉价快乐，掇蛋就是大多数人的舒适区。

母亲的这个说法我是认同的。掇蛋确实是最廉价的娱乐活动之一，不需要什么知识储备、不需要什么花费，也不需要什么天赋。与桥牌等较为复杂的牌类游戏相比，掇蛋的规则相对简单，更易于理解和掌握。即使牌技很差的人也有走运的时候，运气来了想挡都挡不住，容易给人以成就感。但有些活动就不像掇蛋这般容易了，譬如说打乒乓球，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打起来的，需要练习基本功，没有几年的苦练，是不可能到球馆与人切磋的。

母亲再问：你的朋友中有没有掇蛋高手？

我如实回答：有，但是很少。

我朋友圈里绝大多数都是专家、学者、教授，他们的掇蛋水平确实不敢恭维。也有个别时间富裕的金领和赋闲已久的故旧，牌技着实了得。

母亲告诫我：你接近什么样的人，就会走什么样的路。小人会教你坑蒙拐骗，牌友只会催你打牌，酒肉朋友只会催你赶快干杯。人生最大的运气，不是捡钱，也不是中奖，而是有人愿意引导你走向更高的平台。

母亲大概是引用了美国富豪的教育格言，我记得洛克菲勒说过这样的话。

我最近看到一组统计数据：全国掇蛋玩家已达1.4亿人，在江苏和安徽就有超过2000万人经常参与掇蛋。也就是说，全国人民十分之一都在掇蛋，其中不乏社会精英。有一种掇蛋叫“转蛋”，是一种赌博形式，参与者游走在灰色甚至黑色地带。

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有一段话似乎在针砭今日之时弊：如今社交界最主要的活动是玩牌，玩牌不但毫无价值，而且还是思想破产的象征。因为在玩牌的时候，人们不事思考，而一心想去赢别人。这是多么愚蠢且无聊的生活！

我觉得，全民掇蛋，对于提振经济复苏恐怕是有负面影响的。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掇蛋这类活动搞多

了，经济就必然会受到影响。但是，掇蛋具有不可否认的社交属性。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，社交是人类的基本需求。社交在本质上分为两种，一种是“共情社交”，一种是“共利社交”。“共利社交”是以有效的信息交流和价值传递为基础的人际交往，要么有助于提升思想、要么有助于丰富物质、要么有助于便利生活。而“共情社交”则纯粹是一种陪伴，借此排解自身孤独感和打发无聊时光。

绝大多数人玩掇蛋都属于“共情社交”，每次数十小时内彼此陪伴，消磨时间、耗费精力。掇蛋带来的充实感是虚假和短暂的，游戏过后内心依然空虚。然后，就期待下一次掇蛋，身陷其中，乐此不疲。对某些人来说，掇蛋俨然似一种精神鸦片。

有些人热衷掇蛋已经达到痴迷的程度，听掇蛋讲座、研读掇蛋书籍，几乎每天都花几小时在和掇蛋有关的事上，赢牌之后很有成就感。其实，即使掇蛋水平很高，也不是一件值得欣慰和炫耀的事。叔本华说：“曾经愚蠢地以为歌唱得好、球打得好、字写得好，就是才华。后来才发现，灵魂的觉醒、思想的升华、人格的独立，才是真正的才华。”

现在流行一句话：饭前不掇蛋，等于没吃饭；饭后不掇蛋，等于白吃饭。但并非所有的聚餐都把掇蛋作为保留节目。原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局长、国务院参事徐锭明先生每次与我们聚会，从不掇蛋。他总要询问大家最近看了什么书、有什么心得体会，并表示他常常得不到满意的回应。徐老每次都会给大家推荐几本书，是他这段时间阅读后认为值得推荐的书籍。徐老利用聚餐机会与朋友分享读书心得，非一般人所能为。读书且有心得，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最重要的是需要一定的见识。作家刘震云在其散文《中国人缺什么》中说：中国人最缺的东西，是见识，比见识更重要的是远见。如何才能长见识？一是读万卷书，二是行万里路。偶尔聚会的时候，跟朋友一起掇掇蛋也是闲情逸致，但不能本末倒置。《大学》里说：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

发展科技也是如此，始不垂翅，终能奋翼！

又是一年“王花儿”绿

◎丁维香

苜蓿，海安土话叫“黄花儿”，因为许多人“黄”“王”不分，所以叫得更多的是“王花儿”。喊了很多年它的土名，以至于正儿八经叫学名“苜蓿”时，我都有点不习惯。

春天还没有到来时，苜蓿就已经苏醒，冰雪覆盖的泥土之下，它们开始不动声色地伸展。如果这年冬天气暖和，它们就会早早生茎、长叶，绿茵茵蔓延在田间路旁、在菜园的一角、在所有泥土可能覆盖的地方……让人误以为春天提前来了。

等到二月春风似剪刀，裁出无边春色的时候，苜蓿更是蓬蓬勃勃、汪洋恣肆地铺陈，显示出无限的生命活力。这是掐苜蓿头的好时候，春天的苜蓿头是一种美味。苜蓿其实是一种草，所以通沪一带把苜蓿头叫做“草头”。这种叫法倒既别致又贴切，既诗意又透着乡野泥土的气息。

掐苜蓿头是少时的我乐意去做的农活之一。蓝蓝的天空下，温暖的阳光里，拎一只小竹篮，走进苜蓿田，低头弯腰，水灵灵的苜蓿头不一会儿就装满竹篮。手指被苜蓿的汁液染绿，空气里飘荡着苜蓿浓郁的清香气味。母亲把掐回来的苜蓿头洗干净，只需少许油、一点盐，大火翻炒几下就可装盘，清清爽口的炒苜蓿头和白米饭简直是绝配。

清炒苜蓿头，色泽碧绿、柔软鲜嫩、爽口解腻，实在是一道美味的时令菜蔬。然而，在食物匮乏的年代，苜蓿不只是当菜吃，而是要用来“衬饱”的。记得每到“春荒”时节，农家米坛里的粮食已所剩无几，而新麦登场还早，好在有苜蓿可食。想起陆游的一首诗：“苜蓿堆盘莫笑贫，家园瓜瓠渐轮囷。但令烂熟如蒸鸭，不著盐醢也自珍。”在古代，苜蓿作为野菜，只有穷苦的百姓才会食用，所以是清贫的象征。然而清贫何所惧，陆游将苜蓿看作和鸭子一样的美味，可见其精神世界是多么丰富。

新鲜苜蓿头的吃法有好多种，除了最简单的清炒外，如果用河蚌和苜蓿头一起烧汤，来一口能鲜掉眉毛；苜蓿吸油，肥腻的红烧肉、肉圆衬炒苜蓿头，小清新配荤菜，相得益彰；嫩苜蓿头剁碎做饺子馅，不比荠菜差……以前是只在苜蓿上市时节才能吃到新鲜的苜蓿头，现在一年四季都能享此口福。当然，我还是偏爱田野上自然生长的苜蓿。

长得稍老后的苜蓿适宜用来腌咸菜，腌苜蓿是我吃过的腌菜中最好下饭的。带只蛇皮袋下田，不是用手掐而是用镰刀割，一袋一袋背回来，拣去里面的杂草和太老的，然后洗净晾干水头；再一把一把撒盐反复揉搓，待渗出汁水再用手挤干装坛。这个过程是很费力气的，尤其是手和臂，母亲腌一次苜蓿胳膊要疼好几天。一次就要腌一大坛，一直吃到来年的苜蓿季。母亲腌的苜蓿色不黄、味不酸，鲜美可口。然而母亲已经离开我们十几年，多年吃不到她腌的苜蓿了。

本版投稿邮箱：
2457901059@qq.com